

热罗尼莫的故事：逃避战火寻天主

热罗尼莫充满困难的人生路，他那样自述：我在刚果出生，从孩童开始我的人生就充满苦楚，这个就是他的故事。

2019年12月14日

我童年时生活在基尔瓦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个小镇，父母及三个年长哥哥的爱围绕着成长。我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，我从婴孩时已受洗。我的

母亲是圣母军的成员，如此从幼童时期开始已给我教授天主教道理。

妈妈教我的第一个祷文，到现在仍长久印在我的脑海中。其中一个愉快的回忆就是初上学，在唱歌、游戏和课堂中学习写字和阅读。

哀伤很快就骤然而来，在我八岁时，妈妈决定继续怀着腹中宝宝但医生都判说很危险。

美丽的女婴贾斯丁出生了，但妈妈因为剖腹生产而有併发症被带到天堂。1997年妈妈死後两年爸爸被谋杀了。我们所有兄弟姊妹离开基尔瓦到达卢本巴希，由基尔瓦-卡森加时任的主教，Tafunga主教，安排一辆货车送我们前往。

在卢本巴希我和弟弟阿尔塞内在慈幼会Cité des Jeunes 渡过一些日子。这中心照顾孤儿和街童，这裏最好的回忆，就是常常带着的一本口袋装福

音，它很有吸引力，閱讀它帶給我極大的平安。

六個月後我們的大哥伊曼紐爾，當時二十四歲，帶我們前往在剛果的中東部Kindu 的姨母家。妹妹賈斯丁則留在盧本巴希的另一個姨母家。我之後再沒有見她，儘管我們到今天仍時有通電話。

過去多年在Kindu 的生活因戰亂艱苦。學校關閉。我們長時間躲在草叢，逃避武裝衝突。健康問題常常發生。有一晚上，突然其來，天主帶走了睡在我身旁的弟弟阿爾塞內。

懷疑天主

時而有人問我發生這一切事情有否使我懷疑天主，這問題令我感到驚訝，竟然從未懷疑過。事實上，我記得這些年來感受到天主的臨在，很難去解釋但我從不感到孤單。

曾有神父来村裏举行弥撒，但我们生活在草丛中难以参加，这令我更珍惜参与弥撒圣祭的机会。

感谢天主，事情静下来。在2003年，经过五年失学後家人把我们从新送回学校。我和哥哥帕特里克一边上课一边在工厂工作及贩卖砖块，使我们可以负担我们的学习。

我可以完成慕道班，领受圣体和坚振圣事。慕道班的教导中对我最有帮助是学会寬恕。这好使我寬恕杀害我爸爸的兇手，及鼓励我们家庭其他人也这样做。

领坚振当天要求我们穿着红色衣服出席，因是標誌圣神礼仪的颜色。但我们极贫穷，买新衫出席是不可能的，我只可以尽量满足要求。在一些衣服中找到件红色运动衣及背後有数字12的红色T恤。我不想错过坚振，只好穿上并静静地混入朋友当中作掩饰，希望不被主教发现，幸好他见不到我背後的数字。

与此同时大哥伊曼纽尔在Kinshasa 完成学业，被安排返到Bukavu 工作。不久，他把我叫到他身旁来，在那里完成地质学课程，时为2016 年。

多米尼加

之後我在国家东边的Goma 安定下来，和伊曼纽尔及其家人一起。我应考国家行政管理局所提供过百份工作的其中一个职位。

我从全国过万位申请者当中被选上，於是收拾行当远赴西边二千公里外的Kinshasa 。经过十二个月的进修，获得矿务部公务员的资格。

在那些培训的日子，很幸运地认识了多米尼加，一位医生同时修读公民学。有次我们详谈有关宗教，特别关於祈祷的方式，有趣的对话。第二天他给我送了一条玫瑰唸珠及教我如何使用。

2018年初时，多米尼加邀请我到一个人中心参加伤健活动，第一次谈及主业团。之后再邀请我到Loango 参加为大学生举行的活动，由主业团的神父带领。欢欣的气氛立即吸引着我，我马上知道这是一好机会让我可从人性及灵性上的培育得到成长。

自此，圣施礼华的教导帮助我发现新视野，寻找机会圣化工作及平凡生活对我来说是新鲜的。我完全沈浸於在Loango 提供的培育：默想、天主教教理、神修指导及退省等等。

在几个月来我的生命改变了很多，并非外在的改变；儘管如此，天主的临在或任何行为，甚至最微小的，都拥有了无限的价值，因而完全改变了我的生。

现在我要安顿下来，开始在首都工作。若天主愿意，我很快会成家立室。儘管我一生充满困苦，但从未缺乏天主的拥抱。在每个遭遇的背後，我清楚看见祂的手在工作。

.....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
automatically from [https://opusdei.org/
zhs/article/re-luo-ni-mo-de-gu-shi-tao-
bi-zhan-huo-xun-tian-zhu/](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re-luo-ni-mo-de-gu-shi-tao-bi-zhan-huo-xun-tian-zhu/) (2026年2月6
日)